

上海人之间对话常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词汇，它的含义如果光从词义上去理解容易偏窄，不在上海的话语情境里浸淫一段时间就难以解出其语义风情。“有数”就是一例。

上海人的“有数”

羊郎

上海人平时对话中讲的“有数有数”，至少有三层含义。

一是表示“明白了”，一方和对方交代事情，再问一下“依晓得了”，只要听到对方一声干净利落的“有数”，心里就落定了。如果听到对方重复两遍“有数”，心里就更加放心些。

第二层含义是表示双方知根知底，有交情，无距离感，以前小时候在弄堂里，一道穿了开裆裤长大的两小无猜的玩伴，抑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舍隔壁，常有这样的对话：“依讲阿拉两个人有数啦？”“当然啰，阿拉两个人不要忒有数哦！”这就是两个人在互相捋顺毛，在表示亲热，在秀亲密关系。

第三层含义有表示承诺的意思。当一方委托某人搭把手帮帮忙，向对方开口后，眼巴巴地看牢对方时，只要听到对方讲“有数有数”，就心里笃定了。这“有数有数”的语义就是“区区小事，不在话下，无需多言”。北方人讲的“好说好看”，到了上海人嘴里就是“有数”。

听了这话着实让人暖心。

其实上海人说的“有数有数”，还有省略号的功能，一般而言，上海人是比较含蓄的，生活中难免有些事不能直说、尽说，有些事看穿而不能说穿，有些事虽然大家不响，但是是非曲直心里一清二白，这时候轻轻一句“有数有数”就再也合适不过了。有数有数，好像什么也没说，而其实意思都在那里了。

讲了“有数有数”的几层含义，总觉得意犹未尽，这言外之意像，话外之音韵看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。

任何地方的语言表达方式应该都和其文化背景相关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人士自有其独特的带有地方文化的语言习惯。一般而言，南方人当属于婉约一族，而上海人讲“有数有数”时，既透出了南方人也有有的爽朗的一面，更体现了南方人的含蓄细腻。人们从语气语调里都能感觉到其中的低调谦和和知趣，无论是表示明白、表示交情深厚，还是

表示承诺，都一切皆在不言中的弦外之音，让人去意会去猜度，而其中有意识的模糊空间，多多少少也是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空间。

有数有数里已然包含了这么多的语义，但却只用了两个字组成了有点中性意味的词，这种简约的表述方式体现了上海人简约的行事风格。沪人行事不喜欢繁琐，说话不喜欢啰嗦，讲究的是效率，这符合商业城市的特性。毕竟承诺、确认、守信、效率等都是商业城市的基因。在世俗生活里，沪人用“有数”来表意的频率比其他同义词要高，话里面藏着上海人的性格。上海人做事都明白白不含糊，至少“一刮两响”的风格是沪人赞赏的。上海人做事又十分讲究用心，此事能否做，和谁做，怎样做，都要做到心中有数，有谱有章法，把握好分寸尺度，要么不做，一旦做了就讲究“候分克数”，力求完美。对于那些脚踏西瓜皮，滑到哪里算哪里的办事无厘头的人，上海人从心里厌恶，斥之为不入调。

有数，是上海人对自身的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，期许这有数有数的念叨，从心里默念到口中表述重复多了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上海人的行为习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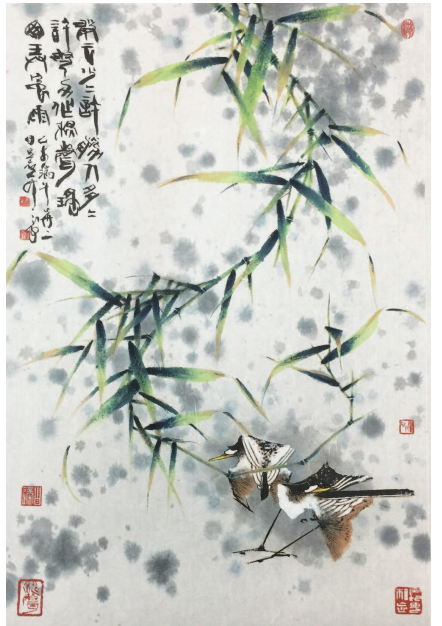
大千世界纷繁复杂，但上海人心中有数。

翠竹清影

唐吉慧

天衡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三年时间少涉书印，而专攻绘画。那段时期以临摹宋元名家，诸如顾定之、梅道人、柯九思、赵孟頫的兰竹为主。资料匮乏的年代，他借来画谱拍成照片，而后临摹，每天工作之余临摹五六小时，如遇周末或过年过节，师母为他留下几斤光面打发一日三餐，就匆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他便从早上6点用功至深夜12点。半年多下来，正值9月依然暑热难当，他去杭州随身带了一柄折扇，有艺友向他借来看扇上的画，但见几竿墨竹素心凌云，只是没有落款。艺友反复观赏扇面，问竹子谁画的？他答：“我画的，画了半年多，你看如何？”艺友的眼神顿生惊讶，望着韩先生没有掩饰自己的赞叹之情：“真是你画的？如果真是你学了半年多才画的，你将来一定是个大画家！”眨眼四十多年过去，韩先生艺友的话早已应验，天衡师于印家、书家之外的的确确成了一位大画家。他说书画印就像一个马蜂窝的蜂巢，如果打通，定能贯通。

那柄七十年代的墨竹扇我无缘得见，由于技艺与眼界的提升，不知多少作品成了天衡师手下的碎片，进入废纸篓化为尘埃，包括这页墨竹扇面。他的奶奶当年说他撕了那么多作品多可惜，不妨送人做个人情，可他自有他的良苦用心：艺术岂能少了认真二字。好在这些年他以翠竹为主题创作的作品我见到了一些，有时寥寥几笔，如这柄己丑年所绘的墨竹扇面，枝叶自左上角横贯而出，画面简淡，却丰姿立现；有时繁复绵密，依然清朗秀逸；有时墨笔草草，神韵天成；有时工笔写就，依然灵动典雅。最近我偶然见到他的一幅《瑶窗弄风雨诗意图》，较以往所作大为不同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在他笔下细细勾勒、轻轻敷彩的两竿竹叶凌风摇动，清刚有力又清气扑人，两只“韩鸟”立于下方，左右相望又顾盼生情，不过这并非动人之处，最有意韵的是整幅画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墨影，参差错落、如雨如雾，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，立时为画面带来了朦胧和神秘感，延伸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，使读者如我产生了许多奇异的遐想。左上端所题郑板桥《秋竹诗》与画作的意境珠联璧合：“敢云少少许，胜人多许多。努力作秋声，瑶窗弄风雨。”这幅作品展现了天衡师不同一般的想象力，充满了浪漫气息。



韩天衡绘瑶窗弄风雨诗意图

字仅占据印面右上角，与“畅”字左上角“申”部形成对应，而“畅”字的“易”部则布满印面中心，新颖的章法、流动的线条产生了无比壮美的景象。

今年天衡师八十岁了，仍然一支铁笔、一支毛笔，每日笔耕不辍，他明白艺术创作作为一份手工艺工作，思考与实践两者皆不可少，思考能够产生灵感，善于思考会有更多的想象力，但只有思考缺少实践，就成了一场空想。没有勤奋，没有殉道者的精神去对待这份事业，要取得任何成绩，都是一句空话。“学艺术要付出真感情，艺术才会用真感情拥抱你。”他说。我想这幅《瑶窗弄风雨诗意图》会成为他的技法与想象力相结合的经典之作，而我也极为期待金秋十月即将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他的个展，这次展览汇聚了他近些年在绘画书法篆刻领域的匠心之作，更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、一名共产党员以真挚的情怀和初心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。

假如你被人排斥

陈钰鹏

人在排挤我，想孤立我，好像还不止一个人。”“那你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‘异样刮搭’？”朋友问道。

人生在世，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一个群体里，比如在工作单位里，单位小的，只有一个群体，也就是单位本身；单位大的有很多部门，每个部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。常言道，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是非、有矛盾。什么意思呢，也就是说群体里往往还有人搞小动作、拉帮派；最严重的是很多人被拉在一起去排斥和孤立一个

人。后者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行为，有正义感的人于是提出了批评，他们认为，在一个群体里，由于有人很优秀，反而被群体里多数人孤立，这些孤立别人的人其实是自己的心态不正作怪，所以暂时被孤立的人不妨适当忍受一下，先不要火冒三丈，须知这样一个事实：想孤立别人的人往往是因为自己不自信。

有的人为了孤立别人，还要给对方扣上一顶“不合群”的帽子，言下之意：是他自己在孤立自己，从而成为鼓动其他人的当然理由；这些人看上去似乎情商很高，八面玲珑，处处开花——无聊地混迹人群而已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正能量在手，那就不要怕被孤立，而应勇敢地去做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东西方对排斥的理解因文化和历史差异而有所不同，排斥的英语为 ostracize，系从希腊语 ostrakon (碎片)引申而来。古雅典民众大会中有一种特殊投票法，开创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克里斯提尼执政期间。每年年初召开国民大会，公民将自己认为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名记在(陶)碎片上，倘若某人票逾半数，则必须被放逐国外10年，称为“陶片放逐法”，古希腊其他城邦也有施行这一制度的，后因常被各派政治力量所利用，成为争斗手段，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，但在语言上又从“碎片”引申出第二释义“排斥”。

西方社会特别看重一个人对于群体的属性，很多人尚抱有古老的传统观点，认为一个人受到群体的孤立和排斥，是非常糟糕的事情，因而会感到异常悲伤。现代科学家是利用计算机，通过一个虚拟的网上传球游戏进行实验，参试者本应设法让虚拟球员很快就拿不到球；然而程序的设计却显示这个球员压根儿就不在群体中。参试者在实验后觉得极度愤怒、极度伤心，几百

假日回家，见我妈在扎芦毛扫帚。一秆秆芦苇拍掉松胖的花，扎成小束，再束束递升扎成扫帚。“扫秃了就生火做饭，反正河塘边每年长。来年再扎，不花钱还环保，多好。”妈妈不是第一年扎芦毛扫帚了。每年我和妹妹都会扛两把回城，清扫屋子，柔韧不伤地板。那天还连带回几杆松胖的芦花，高颈大花瓶里一插，散朗俊逸的芦花，与一面书架映衬，简美中不失大气。特意换上大襟袍，将长发编成麻花辫，倚着芦花让先生给我拍照。先生边拍边取笑我中年大妈还有颗少女心。又一个秋天来了，我对生活依然饱含热腾腾的欢喜心，这很好。

秋天美的瓶插还有野菊花。闹哄哄插上，任几枝倒挂下来，像山野丛莽随意地，倒让摆放的茶几有了林下之风。野菊纽扣大的黄花，一朵朵，散发的清芬，非常涤荡肺腑。花朵快萎谢了，攒起来，铺在布匹上，放到太阳底下晒，干了填进枕头里。“野菊花开放做枕头能明眼睛”，奶奶生前每逢秋天必定要填几个菊花枕给自己的孙辈。如今我视力依然保持1.5，得感谢野菊。

秋天的老莲蓬也好看。绿色遁去，鲜活遁去。莲蓬把自己的华丽和清香都放下了，保留骨鲠和气韵。它不再容易被环境改变。我以为一个懂得放下和舍弃的生命，才能走得更远。仿佛颜值担纲的流量花旦，不知不觉历练成了大梁立柱的老戏骨。如同话剧《龙须沟》里的叶子，为倾力塑造了四嫂这个角色，不惜把自己的声音给弄哑，全然不顾颜值和音韵是否动人，只求塑造的角色立体和丰满。

少了花草繁篱，果实是这个季节的新宠。嘉兴吴藕汀先生的清供图除了梅花、香橡、柿子，就拿荸荠、藕、菱角之类的果蔬入镜，笔意从容自然，就是居家过日子子的样子。画不来，可以依样玩个，为生活增添丰实。

——柿子将黄未黄，摘几个去皮后穿起来，与一挂挂小鞭炮似的红辣椒悬于阳台，给家中铺陈出勾人的丰登喜气。秋天新获的红薯、芋艿，放入冬天养水仙的浅盘，再摆几粒小卵石。一瓢清水的交情，芋艿很快会舒展婴儿小手大的叶，红薯的藤郁郁葱葱扶摇而起，望去生机勃勃、朴实雅致。又往餐盒里插几粒蒜瓣，只需要一点点的水，过不几日，就能抽出绿手指一样的蒜叶。放在厨房的窗台上，幽幽幽绿，姗姗可爱。除了好看，做炒鸡蛋时，随手掐几根调味还能去腥增香。水培的蒜叶就是我的田螺姑娘，说她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”丝毫不夸张。

秋天佼佼的还有栾树。嫩黄的碎花，嫣红的蒴果，高过枝头。似满怀爱意的女子，在执着等待中，终于等到了心爱的人。她一改平素的悍然，将自己最好的行头拿了出来，打扮得袅袅婷婷。一棵棵栾树插在街头，映得周遭都很喜庆。痴痴看着栾树，不免起了“自己是她那心上人”的绮思，庆幸自己日日顾盼，不曾辜负。

柳宗元说：“夫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”生活如果是一块被季候收割过的稻田，我也要做美的捡漏人。

美的捡漏人

阿果



七夕会

元宝两岁的时候，他爸教他几句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星辰列张。……”念过几遍，他就能记住。发现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后，我们便有意地地培养他学古诗文的兴致。

儿童的注意力时间较为短暂，以单纯一字一字指读的方式教授，单调枯燥，很有可能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。一位曾做过幼儿园老师的朋友建议，以唱代读的形式会更有利于孩童学诗。

古时儿童学诗，实际上是“唱”诗，以吟诵的方式传授。关注几个唱古诗文的微信公众号后，开车送他上学的路上，晚上临睡前，但凡有些空当，我就循环播放《三字经》或某首古诗。两个多月下来，他已能全部唱诵《三字经》，古诗也学了十几首。一次雨后，他在花园里玩，起风了，风把几片花草叶子吹落，他喊道：“妈妈，你看这像不像‘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’？”虽然并不那么贴切，但在某种相似的场景下联想到古人的诗，这种情感的触动让人感受到生活美好的一面。

他看见池塘里的荷花真漂亮，鱼儿在其中游来游去，蝴蝶飞来飞去。我问他：“你看到什么，会想起什么？”他答：“‘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’”不过不应该是“蜻蜓”，而应是“早有蝴蝶立上头”。

“那我也想到一首乐府诗，‘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’”我顺着讲下去，“还有昨天我们听《幼儿画报》的一个成语，说的是抽干了池塘里的水来捕鱼，叫什么什么‘渔’来？”

“竭泽而渔！”

将自然兴衰万物变化与古诗之韵融于一体，学诗便有了兴致。大自然包罗万物，每一件物品都可赋予人的灵魂。我们不提倡将孩子淹没在游乐场里，让他在眼花缭乱的玩具中聊度童年，更多地，我带他春看桃花，夏看荷，秋看枫叶，冬看梅，让他在心与物的交流中感知悲欢离合。

他现在正是幼年，对诗歌的理解还停留在与物最直接的感受。待到长大成年，这些传统文化知识的累积总有一天会成为他打开世界之门，认识自己、认识他人最有力的武器。希望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？独立的，自由的，热忱的。他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怀抱，去往更广阔的天空。而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给予他一个自由的空间，让他自由自在地生长，即便是一株野草，也尽可能让他得到露水的滋润。阅读作为一种养料，能够让他永葆一种趣味。这种趣味，可以帮他在困顿时解开心中心中谜底，对生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，一直向上。

晚上去海边散步，抬头可见满天的繁星，海风吹得人心神涟漪，不由得让人发出感慨“好美啊”，孩童哼唱起清代查慎行的《舟夜书所见》：“月黑见渔灯，孤光一点萤。微微风簇浪，散作满河星。”

养育

